新元史/卷1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八 ◄

新元史
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十六

► 卷一百二十

木華黎上孛魯塔思 霸都魯安童 兀都帶 拜住

卷一百十九·列傳第十六

木華黎上〈（孛魯塔思、霸都魯安童、兀都帶、拜住）〉

木華黎，札益忒札剌兒氏。祖估列枯禿伯顏，父孔溫窟窪。太祖徵主兒乞，師還，帖列枯禿伯顏使孔溫窟窪率木華黎與其弟不合，謁太祖於行在。自是，遂留事左右。孔溫窟窪從太祖徵蔑兒乞、乃蠻等部，數有功。太祖與乃蠻戰，失利，率七騎走，飢不得食，孔溫窟窪獲一橐駝殺之，炙其肉以獻。追騎至，太祖馬已憊，孔溫窟窪以己馬授太祖，身當追騎，死之。後追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魯國王，謚忠宣。

孔溫窟窪五子，木華黎其第三子也。生時有白氣出帳中，神巫異之曰：「此非常兒也。」及長，身七尺，虯鬚黑麵，沈顏多智略，猿臂善射。

太祖徵塔塔兒，失道不知牙帳所在，夜臥澤中。大雨佔，木華黎與博爾術張氈裘，蔽太祖，通夕侍立，足跡不移。一日，太祖從十餘騎行山谷，顧謂木華黎曰：「倘遇賊，

奈何？」對曰：「願獨當之。」已而，賊果自林中突出，矢如雨集，木華黎引滿向賊，三發殪三人。賊問：「爾何人？」曰：「我木華黎也。」徐解馬韉，捍太祖出谷中，賊亦引去。

王罕爲乃蠻所敗，乞援於太祖曰：「聞汝有四良將，能使助我否？」時木華黎與博爾術、博爾忽、赤老溫以忠勇，號掇裏班屈律，譯言四駿馬也。太祖乃遣木華黎等援之，與乃蠻戰於按台山，大敗之，返其所掠於王罕。

既而，王罕與太祖有隙，從太祖御王罕於合剌合勒，又從太祖襲王罕，兼程至徹徹兒溫都爾，夜斫其營，大破之。王罕走死，諸部皆門風款服。

太祖即位，以木華黎爲左萬戶，東至合剌溫山悉隸之，子孫世襲勿替。是時封功臣九十餘人爲千戶，惟木華黎與博爾本爲左、右萬戶，位諸將之上。太祖嘗從容語之曰：「吾有汝二人，猶車之兩轅，身之兩臂也。」

六年，從太祖代金，渡漠而南。金主使其將獨吉思忠將兵築烏沙堡，欲以逼我。木華黎襲敗之，思忠遁走。金將郭寶玉來降。從太祖克西京及昌、桓、撫等州。金兵號四十萬，陣野狐嶺北，木華黎進曰：「彼衆我寡，弗致死，未易破之。」遂率敢死士，大呼陷陣，太祖麾諸軍繼進，大敗之。追至澮河堡，又敗之，殭屍百里。是役也，金人之精銳殲焉，其後遂不能復振。

七年，從太祖攻德興府。八年，從入紫荊關，敗金兵於五回嶺，拔涿、易等州。是時三路伐金，太祖與睿宗爲中路，分遣木華黎拔益都、濱、棣等州縣，又攻拔密州，屠之。還次霸州，史天倪、蕭勃迭兒來降，承製授天倪萬戶，勃迭兒千戶。

九年，從圍中都，金主珣請和。太祖北還，命木華黎統諸軍取遼西高州，守將盧琮、金樸以城降。初，高州富庶，寨將攸興哥屢抗我軍，木華黎下令，能斬攸興哥首以獻，則城人皆免死。興哥挺身自歸，諸將欲殺之，木華黎曰：「壯士也，留麾下爲吾用。」後以功，太祖賜名攸哈喇拔都。

十年，進圍北京。金守將奧屯襄率衆二十萬來拒，逆戰破之，斬首八萬餘級。城中食盡，其裨將完顏習烈、高德玉等殺奧屯襄，推寅達虎爲帥，以城降。木華黎怒其降遲，欲坑之。部將石抹也先進曰：「北京爲遼西重鎮，今坑其衆，後豈有降者乎？」從之。

承製以寅達虎爲北京守，以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，撫定其地。又遣高德玉、劉清速窩兒招諭興中府。同知兀裏卜不從，殺薄速窩兒，德玉走免。已而城中殺兀裏卜，推石天應爲帥，以城降。承製授天應爲興中府尹，兼兵馬都提控。

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，殺節度使，自稱臨海郡王，亦來降。承製以鯨總北京十提控兵，使從脫欒扯兒必南征。攻略未附州縣。鯨懷反側，木華黎覺之，以石抹也先監其軍。鯨稱疾，逗留不進，也先執送行在，誅之。鯨弟致據錦州叛，陷平、灤、瑞、利、義、懿、廣寧等府州。木華黎率蒙古不花等討之。進至紅羅山，其將杜秀迎降，承製以秀爲錦州節度使。又遣史進道攻廣寧府，拔之。

十一年，致陷興中府。木華黎使吾也而等先攻溜石山，諭之曰：「今急攻，賊必赴援，我截其歸路，致可擒也。」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以邀之。致果遣鯨子東平將騎八千、步兵三萬，援溜石山。木華黎引兵抵神水縣東，與蒙古不花前後夾擊。選善射者數千人，令曰：「賊步兵無甲，疾射之！」又麾騎兵突陣，賊大敗，陣斬東平及士卒萬三千餘級。拔開義縣，進圍錦州。致遣張太平、高益出戰，又敗之，斬首三千餘級。圍數月，高益縛致出降，伏誅。廣寧劉炎、懿州田和尚亦來降，木華黎曰：「此叛賊，不殺之無以懲後。」遂盡戮其衆。進拔復州及化城縣，斬完顏衆家奴。咸平守將蒲鮮萬奴等遁入海島。遼東、西皆平。

十二年春，覲太祖於土拉河。秋八月，詔封太師、國王、都行省承製行事。木華黎在金人境，金人咸呼爲國王。太祖聞之曰：「此喜兆也。」至是遂封國王，賜誓券、黃金印曰：「子孫傳國，世世不絕。」以汪古特萬人，兀魯特四千人爲木華黎麾下親軍。亦乞剌思人二千，孛徒古兒幹統之；忙兀特人一千，木勒格哈兒札統之；翁吉剌特人三千，阿勒赤諾延統之；札剌亦兒人二千，木華黎弟帶孫統之；又契丹、女真兵，吾也而與蒙古不花統之。皆受木華黎節制。諭曰：「太行之北，朕自經略；太行以南，卿其勉之。」賜大駕所建九斿大旗，仍諭諸將曰：「木華黎建此旗以號令請將，猶朕之號令也。」乃建行省於中都，以略中原。

進拔遂城縣及蠡州。蠡州力屈始降，大將石抹也先攻城，中炮死，木華黎欲屠之。蔚州人趙瑨從軍，爲署百戶，泣請曰：「母與兄在城中，乞以身贖一城之命。」木華黎義而免之。冬，攻拔大名府，復定益都、淄、登、萊、濰、密等州縣。

十三年，自西京逾大和嶺入河東，攻太原、忻、代、澤、潞、汾、霍等府州，悉降

之。遂拔平陽府，以拓拔按札兒統蒙古軍守之，又以義州監軍李延楨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元帥府事。十四年，命蕭勃迭兒等攻岢嵐州火山軍，谷裏夾打攻石、隰、絳三州，皆拔之。

十五年，木華黎以河東已下，復北徇燕、趙，至滿城縣。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，遇金將武仙遣葛鐵槍攻台州，不花敗之，武仙以真定降，承製以仙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。史天倪進言曰：「今中原粗定，而兵猶抄掠，非正者弔民伐罪之事也。」木華黎曰：「善。」下令禁剽掠，所獲老稚皆縱還鄉里，軍中肅然，民大悅。進至滏陽，金邢州守將武貴迎降。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懷、孟等州。木華黎自以輕騎至濟南府，嚴實籍所隸相、魏、磁、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。

時金兵屯黃陵岡，號二十萬，遣步卒二萬來襲。木華黎以五百人擊走之，遂進薄黃陵岡。金兵陣河南，示以必死。木華黎令騎卒下馬，以短兵接戰，大敗之，溺死者衆。復北攻衛州，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。又拔單州，圍東平府。承製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事，戒之曰：「東平糧盡，其將必棄城走，汝即入城安輯之，鎮忽暴苦郡縣。」留梭魯忽禿以蒙古兵三千守之。十六年四月，東平糧盡，其行省蒙古綱、監軍王廷玉率衆趨邳州，梭魯忽禿邀擊之，斬首七千級。

先是，帶孫攻州圭不下。至是，遣石天應拔之。宋將石圭來降，承製以珪爲濟、袞、單三州都總管，賚以繡衣、玉帶。張林來降，承製以林爲行山東東路益都、滄、景、濱、棣等州都元帥。金將鄭遵亦以棗鄉、蓚縣降，升爲完州，承製以遵爲節度使，行元帥府事。

木華黎遂振旅北還，監國公主遣使來迎，以郊勞之禮待木華黎。初，木華黎受專征之命，攻拔七十餘城來告捷，且問旋師之期。太祖諭以盡取金人之地而後返。使者回報，木華黎問：「上意何如？」使者曰：「惟伸拇指，以獎大王而已。」木華黎又問：「果爲吾否？」使者曰：「然。」木華黎太息曰：「上眷吾如此，吾效死宜矣。」是年，木華黎由東勝州渡河引兵而西，夏主聞之俱，遣其臣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，且遣塔海甘卜將兵五萬屬焉。木華黎乃引兵東入葭州，金將王公佐迎降，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都元帥守葭州，而自將攻綏德。夏主復遣其臣述僕率兵會之。述僕問木華黎相見之禮，木華黎曰：「汝見夏主之禮即是也。」術僕曰：「未受主命，不敢拜。」乃引去。及木華黎進逼延安，術僕始贊馬而拜。木華黎攻拔馬蹄寨，距延安三十里。金延安守將合達率兵三萬，陣於城東。蒙古不花輕騎覘之，馳報曰：「彼見我兵少，輕我，當佯敗以誘

之，可以取勝。」從之。夜半，將士亟進，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中。次日，蒙古不花望見金人，即棄旗鼓佯走。金人果追之，伏發，萬矢雨下，金人大敗，斬首七千餘級，獲馬八百匹。合達走入延安，堅壁不出。木華黎知城不易拔，乃南徇洛川，拔隰州，獲金將完顏六斤、紇石烈鶴壽、蒲察婁室等。進至坊州，聞金復取隰州，木華黎遂自丹州渡河，攻隰州，拔之。獲其守將軒成，以田雄權元帥府事。又攻拔代州。斬其守將奧敦醜和尚。

十七年，命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隴，以張聲勢。自率大兵道雲中，攻拔孟州四蹄寨、晉陽縣義和寨，進拔三清巖及霍州山堡。金將胡天作拒守青龍堡，金主覆命其將張開、郭文振等援之，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敢進。其裨將定住、提控王和執胡天作以降，遷天作於平陽。其後定住譖天作於郡王帶孫殺之。

八月，有星晝見，術士喬靜真曰：「觀天象，未可進兵。」木華黎曰：「上命我平定中原，今關中、河南均未下，若因天象而不進兵，天下何時定耶？」

冬十月，連拔滎州胡平堡、吉州牛心寨，遂進攻河中府。金將侯小叔嬰城固守，會小叔出迎樞密院官，大軍乘之而入，小叔奔中條山。木華黎召石天應曰：「河中吾要害地，非君不能守。」乃以天應權河東甫北路關西陜右行臺，平陽守將李守忠、太原守將攸哈喇拔都、隰州守將田雄，並受天應節制。天應造浮橋以濟師，木華黎乃渡河，拔同州、蒲城縣，徑趨長安。金將合達擁兵二十萬堅守不下，命兀胡、太不花與合達相持。又遣按赤將兵塞潼關，而自率大軍酉圍風翔府，月餘又不下。木華黎謂諸將曰：「吾奉命征討，不數年取遼東、西及山東、河北，不勞餘力。前攻延安，今攻風翔，皆不克，豈吾命當盡耶？」乃解圍循渭水而南，遣蒙古不花出牛嶺關，徇鳳州。

時侯小叔伺我軍既西，率輕騎襲河中府，石天應戰死。小叔入城，即燒燬浮橋，以斷援兵。會先鋒元帥按察兒自平陽赴援，急攻之，復克河中。木華黎乃以天應子斡可爲河中守將，仍督造浮橋。

十八年，師還，浮橋未就。木華黎顧謂諸將曰：「橋工未畢，豈可坐待。」復攻拔河西十餘堡。三月，渡河至聞喜縣，疾篤，召其弟帶孫，謂曰：「我爲國家佐成大業，東征西討垂四十年，所慨者南京未下耳！汝其勉之。」卒，年五十四。後太祖親攻鳳翔，謂諸將曰：「使木華黎在，朕不至此矣。」至治元年，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魯國王，謚忠武。子孛魯。

史臣曰：「木華黎經略中原，收金之降將而用之。知人善任，有太祖之風，其爲功臣第一宜哉！子孫繩繩，世挺賢哲，自古功臣之胄，永保富貴者有之矣，未有將相名臣如札剌兒氏之盛者也。」

孛魯，通諸國語，善騎射。年二十七，覲太祖於行在。會遭父喪，東歸嗣國王。時西夏主李德旺與金連和，密詔孛魯討之。太祖十九年九月，克銀州，斬首數萬級，獲生口馬駝牛羊數十萬，俘監府塔海。

明年春，太祖班師至自西域，孛魯入朝和林。同知真定府事武仙殺都元帥史天倪，孛魯承製命天倪弟大澤代領帥府事。

二十一年，宋將李全陷益都，執元帥張林送楚州。九月，郡王帶孫帥兵田全於益都。十二月，孛魯以大軍繼之，先遣李喜孫招諭，全欲降，部將田世榮等不從，殺喜孫。二十二年三月，全突圍走，邀擊敗之，全仍入保城。四月，城中食盡，全乃降。諸將皆曰：「全勢窮而降，非心服，不誅且爲後患。」孛魯曰：「誅一人易耳，山東諸城未下者多，全素得人心，殺之不足立威，徒失民望。」乃表全爲山東淮南楚州行省，以全部將鄭衍德、田世榮副之，郡縣果聞風款附。

時滕州尚爲金守，諸將以盛暑，欲緩進攻。孛魯曰：「主上親征西域數年，未聞當暑不戰，我等敢自逸乎！」促進兵。金兵屢戰皆北，開門出降，以州屬石天祿。分命先鋒元帥蕭乃臺屯濟、袞，闊闊不花屯濰、沂、莒，以備宋，按札兒屯河北，以備金。

九月，師還，至燕京，獵於昌平，民持牛酒以獻，卻之。及去，厚賜館人。聞太祖崩，奔喪漠北。明年三月，卒於雁山，年三十有二。至治二年，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，謚忠定，其餘官爵如其父。六子：長塔思，次速渾察，次伯亦難，次野蔑幹，次野不幹，次阿里乞失。

培思，一名查剌溫。木華黎自幼器之。年十八，襲父孛魯爵，鎮西京。

武仙圍潞州，太宗命塔思救之。仙聞之，退軍十餘里。時大兵未至，塔思帥十餘騎覘敵形勢，仙疑有伏，不敢犯。塔思曰：』日暮矣，待明旦擊之。」是夜，金將布哈來襲，我師不利，退守沁南。敵攻陷潞州，守將任志死之。太宗遣萬戶額勒知吉歹與塔思

復取潞州，仙宵遁，邀擊之，斬首七千餘級。

太宗二年，伐金，將西攻鳳翔，命塔思扼守潼關。

三年十二月，帝攻河中府，克之。金籤樞草火訛可遁，爲塔思所追斬。

四年春，皇弟拖雷與金兵相拒於鄧州，太宗命塔思從親王阿勒赤歹、口溫不花渡河以爲聲援。至三峯山，與拖雷兵合，大敗金兵。事具《拖雷傳》。四月，車駕北還，留塔思與忽都虎略地河南。金陳州防禦使兀林答阿魯兀剌守邳州，大軍攻之不下。塔思臨城，以國語諭之曰：「河南、河北皆我家所有，汝邳州不過一掌大地，城破之日，男女齠齔不留，徒死何益？」阿魯兀剌遂以城降。時太宗以攻汴事委速不含，塔思請曰：「臣之祖父，累著勳伐。自臣襲爵，曾無寸效，往歲潞州失利，罪當萬死，願分攻汴城一隅，以報陛下。」帝命卜之，不利，乃止。

五年九月，從皇子貴由徵遼東，禽清鮮萬奴。

明年秋七月，塔思入朝和林。時諸王百官大會於八里裏答蘭八思之地，太宗曰：「先帝創業，垂四十年。今河西、女直、高麗、回鶻諸國皆已臣附，惟宋人尚倔強不服。朕欲躬行天討，卿等以爲何如？」塔思對曰：「臣不逮先臣武，然杖國威靈以行天討，汎埽江淮，歸我版籍，臣敢以死自力，不勞乘輿踐卑溼之地。」帝說，賜黃金甲、玻璃帶及良弓二十，命與皇子闊出總軍南伐。

七年冬，拔棗陽。闊出別徇襄、鄧。塔思攻郢。郢瀕漢江，城堅固且多戰艦。塔思結筏，命劉拔都兒將死士五百，乘以進攻。自引騎兵沿岸迎射之，宋兵溺死過半，餘入城固守不下。俘生口馬牛數萬而還。

八年十月，復徇蘄、黃諸州。蘄守將來犒軍，遂去之。進拔符離、六安焦家寨。是歲，受撥東平歲賜五戶絲三萬九千有十九戶。

九年，至汴京。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，塔思曰：「此故金主所後，我入臣也，豈可處此。」遂移燕甫家。是年十月，復與口溫不花攻光州，守將黃舜卿降。口溫不花略黃州。塔思攻大蘇山，多所斬獲。

十年正月，至安慶；次北峽關，宋汪統制帥兵三千降，遷之尉氏。三月，入朝和林。九月，太宗宴羣臣於萬安官，塔思大醉。帝語羣臣曰：「塔思神已逝矣，其能久乎。」十二月，還西京。明年三月，卒，年二十有人。

二子：碩篤兒、霸都魯，皆幼；弟速渾察襲國王。碩篤兒既長，詔別賜民三千戶爲食邑，得建國王旗幟，降正品印一、七品印二，置官屬如王府故事。碩篤兒子忽都華，孫忽都帖木兒，曾孫寶哥，玄孫道童，以次襲。

霸都魯，從世祖伐宋，渡江圍鄂，命以舟師趣岳州，遇宋將呂文德自重慶赴投，敗之。

會憲宗崩，世祖以霸都魯總軍留戍，輕騎先還。既即位，定都燕京，曰：「朕居此以臨天下，用霸都魯之言也。」先是，世祖在潛邸，嘗從容與霸都魯論天下形勢，曰：「今中原稍定，主上仍都和林，居回鶻故地，以休兵息民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帝王必宅中以撫四方，朝覲會同道里惟均。中都負山襟海，南俯江淮，北連朔漠，右挾韓趙，左控齊魯。大王必欲佐天子大一統，非都燕不可。」及是定都，故有此諭焉。

中統二年，卒于軍。大德八年，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，追封東平王，謚武靖，餘官如祖父。妻貼木倫，宏吉剌氏，世祖察必皇后同母女兄也。

四子：長安童，次定童，次霸虎帶，次和童，襲國王。

安童。中統初，世祖召入長宿衛，年方十三，位在百僚上。母宏吉剌氏，通籍禁中。世祖一日見之，問及安重，對曰：「安童雖幼，公軸器也。」世祖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，未嘗接一年少，是以知之。」世祖悅。

四年，阿里不哥降，執其黨千餘人，將置之法。安童侍側，諫曰：「人各爲其主，陛下甫定大難，遽以私憾殺人，何以安反側？」帝驚曰：「卿少年，何從得老成語？此意正與朕合。」由是深重之。

至元二年秋八月，拜光祿大夫、中書右丞相，增食邑至四千戶。辭曰：「今三方雖定，江南未附，臣以年少，謬膺重任，恐四方有輕朝廷心。」帝動容有間曰：「朕思之熟矣，無以逾卿。」冬十月，召許衡至，令入省議事，衡以疾辭，安童親侯之，與語良

久，既還，累日念之不釋。三年，帝諭衔曰：「安童尚幼，未更事，善軸導之。汝有嘉謨，當先告安童，使達於朕。」衡對曰：「安童聰敏，且有執守，告以古人所言，悉能領解，臣不敢不盡心。但慮中有人間之，則難行；外用勢力納入其中，則難行。臣入省之日淺，所見如此。」帝召安童以衡言告之，且加慰勉焉。四年三月，安童奏，。」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。」帝從之。

五年，廷臣密議立尚書省，以阿合馬領之，乃先奏，安童宜位三公。事下諸儒議，商挺言曰：「安童，國之柱石，若爲三公，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，不可。」衆曰然，事遂罷。七年四月，奏曰：「臣近言：『尚書省、樞院各令奏事，並如常制；其大政，從臣等議定，然後上聞。』既得旨矣，今尚書省一切徑奏，違前旨。」帝曰：「豈阿合馬以朕頗信之，故爾專權耶。不與卿議，非是。」敕如前旨。

八年，陝西省臣也速迭兒建言，比因饑饉，盜賊滋橫，若不顯戮一二，無以示懲。敕中書詳議，安童奏曰：「強、竊均死，恐非所宜。罪至死者，宜仍舊待報。」

十年春三月，奏以玉冊、玉寶上皇后宏吉剌氏，以玉冊、金寶立燕正爲皇太子，兼中書令，判樞密院事。冬十月，帝諭安童及伯顏等曰：「近史天澤、姚樞纂定《新格》，朕已親覽，皆可行，汝等豈無一二可增減者，亦當一一留心參考。」時天下待報死囚五十人，安童奏其中十三人因鬥毆殺人，餘無可疑。於是詔以所奏十三人免死從軍。十一年，奏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；又奏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其人，乞加黜汰。並從之。

十二年七月，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，從北平王那木罕出鎮北邊，以阿合馬之讒也。初，北平王奉命駐北邊，御叛王海都，河平王昔里吉，諸王藥木忽兒、撒里蠻、脫黑貼木兒各率所部以從。至是，覆命安童輔之，遣昔班便於海都，諭使罷兵入朝。適安童襲破叛王禾忽部曲，獲其輜重，海都懼而遁，謂昔班：「汝歸以安童之事告，非我不欲降也。」海都狡譎，蓋籍此事以歸過朝廷云。十三年十一月，安童飲諸王酒，不及脫黑帖木兒。脫黑貼木以爲輕己，怒，與藥木忽兒等劫北平王以叛，械繫安童，事具《那木罕傳》。

二十一年三月，始從王歸，待罪闕下。帝召見，慰勞之。頓首謝曰：「臣本使無狀，有累聖德。」遂留寢段，語至四鼓乃出。冬十一月，和禮霍孫罷。復拜中書右丞相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二十二年，右丞盧世榮以罪誅，詔與諸儒條其所用人及所爲事，悉罷之。

二十三年夏，中書奏擬漕司諸官姓名，帝曰：「如平章、右丞等，朕當親擇，餘皆卿等職也。」安童奏曰：「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，臣猥承任使，若所行非法，從其舉奏，罪之輕重，陛下裁處。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，曰某居某官、某居某職，以奏目付中書施行。臣謂銓選之法，自有定制，其尤無事例者，臣常廢格不行，慮其黨有短臣者，幸陛下詳察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是也。今後若此者勿行，其妄奏者，即入言之。」

二十四年，宗王乃顏叛，世祖親討平之。宗室詿誤者，命安童按問，多所平反。嘗退朝，自左掖門出，諸免死者爭迎謝，或執轡扶之上馬，安童教然不顧。有乘間言於帝曰：「諸王雖有罪，皆帝室近親，丞相雖尊，人臣也，何悖慢如此！」帝良久曰：「汝等小人，豈知安童之意，特辱之使改過耳！」是年，復立尚書省，安童切諫曰：「臣力不能迴天，乞不用桑哥，別相賢者、猶不至虐民誤國。」不聽。二十五年，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，屢求退，不許。二十六年，罷相，仍領宿衛事。

先是，北安王遣使祀嶽瀆，時桑哥領功德使，給驛傳。及桑哥平章尚書省事，忌安童，誣奏北安王以皇子僭把嶽瀆，安童知之不以聞，指參知政事呂哈剌爲證。世祖召問之，對曰：「時桑哥主詞祭，北安王使者實與臣往來，安童未嘗知其事也。」桑哥不能對。

安童天姿厚重，人莫能測。公退即引諸儒，講經史，孜孜忘倦，二十餘年未嘗一日稍輟。所居堂廡卑陋，或建東西室，安童曰：「屋可以蔽風雨足矣，置田宅以資不肖子弟，吾不爲也。」聞者歎服。

三十年正月，卒，年四十九。雨木冰三日，世祖震悼曰：「人言丞相病，朕固弗信，果喪予良弼。」詔大臣監護喪事。大德七年，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東平王、謚忠憲。碑曰《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》後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，進封魯王。後至元二年，又贈推忠佐運開國元勳，於所封地建祠，官爲致祭。

初，安童過雲州，聞道士祁志誠名，屏騎從見之。志誠語以修身治世之要。及復拜右丞相，力辭，帝不允，乃往決於志誠。志誠曰：「昔與公同相者何人，今同列何人？」安童悟，見帝辭曰：「臣前爲相，年尚少，幸不僨陛下事者，以執政皆臣師友。今事臣者，序進與臣同列，臣爲政能加於昔乎？」帝曰：「誰爲卿言此？」安童以志誠對。帝稱歎久之。故安童再相，屢求去，其聲譽亦遜於前云。子兀都帶。

史臣曰：「世祖武功文德自比唐太宗，安童爲相，庶幾房、巍。觀其尊崇儒術，汲引老成，君臣一德，信無愧於貞觀之治矣。及爲奸人讒構，末競所施，惜哉！」

兀都帶，器度宏達，世祖時襲長宿衛。父歿，凡賜賻之物，一無所受，以素車樸馬歸葬祗蘭禿先塋。事母以孝聞。成宗即位，拜銀青榮祿大夫、大司徒，領太常寺事。常侍掖庭，贊畫大政，帝及中宮咸以家人禮待之。

大德六年正月，卒，年三十一。至大二年，贈輸誠保德翊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東平王、謚忠簡。加贈宣力迪慶保德翊運功臣，進封衮王，餘如故。子拜住。

拜住，五歲而孤，其母怯烈氏撫之成人。至大二年，襲爲怯薛官。廷祐二年，拜資善大夫、太常禮儀院使。年甫二十，吏成第白事，適拜住閱雜戲，出稍遲。怯烈氏厲色責之。後爲宰相，侍英宗內宴，英宗素知其不飲，強以酒。及歸，怯烈氏戒之曰：「天子試汝酒量，汝當謹敕勿湎於酒，以負上恩。」拜住之賢，皆其母教之也。太常事簡，拜住退食後，輒延儒者諮訪古今，竟日無惰容。嘗曰：「吏事可習而能，至於學問乃宰相之資，非受教於儒者不可。」

四年，進榮祿大夫、大司徒。五年，進金紫光祿大夫。六年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餘並如故。英宗在東官，聞其賢，遣使召之。拜住謂使者曰：「嫌疑之際，君子所慎，我爲天子近臣而私與東宮來往，我固得罪，亦非東宮之福。」竟不往。

英宗即位，拜中書平章政事。會諸侯王於大明殿，詔讀太祖金匱寶訓，拜住音吐明暢，莫不竦聽。夏五月，宣徽使失列門與中書平章政事黑驢等謀逆，英宗御穆清閣，命拜住率衛士擒斬之，其黨與皆伏誅。

進拜中書左丞相。自世祖建太廟，至是四十年，未舉時享之禮。拜住奏曰：「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，郊廟祭享此其時矣。」英宗曰：「朕能行之。」敕有司上親享太廟禮儀。七年冬十月，有事於太廟。至治元年春正月孟享，始備法駕，設黃麾大仗，英宗服衮冕，出崇天門，拜住攝太尉以從。禮畢，拜住率百僚稱賀於大明殿，賜金帛有差。又奏建太廟前殿，議帝祫配享等禮。

時國喪未除，元夕，英宗欲宴于禁中，張燈爲鼇山。參議張養浩疏諫，拜住其疏入

告，英宗立止之，仍賜養浩帛，以旌其直。三月，從幸上都，次察罕淖爾。英宗以行宮庳隘，欲廣之。拜住奏曰：「此地苦寒，入夏始種黍慄，今興土木之工，恐奪農時，且陛下初登大寶，宜勤求民瘼，營造非所亟也。」英宗亦從之。英宗嘗謂拜住曰：「朕委卿大任，卿宜念先世勳德，盡心國事。」拜住頓首曰：「臣有所畏者三：畏辱祖宗，畏天下事大，識見小；畏年少不克負荷，無以報稱。惟陛下時加訓坊，幸甚。」

延祐間，朔漢大風雪，駝馬盡死，流民多鬻子女。拜住請立宗仁侍衛司以收養之，英宗即以拜住領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司事，賜三珠虎符。或言佛教可治天下，英宗以問。拜住對曰：「浮屠之法，自治可也，若治天下，舍仁義則綱紀亂矣。」英宗又問拜住曰：「今有如唐巍征之敢諫者乎？」對曰：「盤圓則水圓，盂方則水方。有唐太宗納諫之君，則有魏徵敢諫之臣。」英宗並嘉納之，英宗性剛明，委任拜住，事無大小，咸諮訪之。一日，侍坐便段，拜住信手拈筆作古錢形，而以硃筆分爲肉好。英宗覽之，大悅，書皮日休詩：「我愛房與杜，魁然真宰輔。黃閣三十年，清風一萬古。」於其側，以房、杜期拜住焉。

然拜住與鐵木迭兒並相，鐵木迭兒貪而譎險，其黨與佈列左右，拜住不能聲其惡而去之。至鐵木迭兒已死，罪狀明白，英宗果於刑戮，奸黨畏誅，煽構逆謀，而拜住以宰相兼宿衛大臣猶莫之知也，卒致英宗見弒，拜住亦不免於難，君子惜之。

初，鐵木迭兒惡平章政事王毅、右丞高昉，因大都諸倉糧儲虧短，欲奏誅之。拜住密爲營救，二人皆獲免。鐵木迭兒復引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，思明與鐵木迭兒比以傾拜住。二年，英宗賜安童碑，詔拜住立於良鄉。鐵木迭兒久稱疾，聞拜住行，將起視事，入朝至宮門。英宗遣速速勞以酒，諭使明年入朝。鐵木迭兒怏怏而返。未幾，拜住復從幸上都，奏召張思明至，數其罪，杖而罷之。鐵木迭兒旋病死，拜住遂代爲右丞相。

先是，司徒劉夔買失業民田，賂宣政使八剌吉思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售爲寺僧廩田，其實抵空券於寺僧而已。鐵木迭兒及鐵失等均取賂焉。真人蔡道泰殺人，又烙鐵木迭兒，俾有司平反其獄。拜住舉奏二事，命御史鞫之，盡得其實。八剌吉思、劉夔、蔡道泰先後皆坐死，特宥鐵夫不問。

三年夏五月，又奪鐵木迭兒官諡，僕其碑，鐵失等始懼。英宗在上都，夜不寐，命作佛事。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。鐵失等復誘羣僧言：國有災厄，非作佛事及大赦天下無以禳之。拜住叱曰：「爾等不過圖得金帛，又欲庇罪人耶？」奸黨知必不免，益萌逆

志。八月，晉王獵於圖喇之地，鐵失遣斡羅思告曰：「我與赤斤鐵木兒、也先帖木兒、失禿兒謀已定，事成迎立大王。」又令斡羅思以其事告晉王內史倒剌沙。晉王命囚斡羅思，遣使赴上都告變。未至，車駕南還次南坡，扶失、也先貼木兒、失禿兒與前中書平章政事赤斤扶木兒、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、鐵木迭兒之子前治書侍御史鎖南、鐵失之弟宣徽使鎖南、典瑞院使託火赤、樞密院副使阿散、籤書樞密院事章臺、衛士禿滿及諸王按梯不花、博羅、伊魯帖木兒、曲呂不花、兀魯思不花等以鐵失所領阿速兵爲外應，殺拜住，遂弒英宗於幄。

晉王即位，鐵失等伏誅。詔有司備儀衛，百官前導，輿拜住畫相於法雲寺，大作佛事，觀者效萬，有嘆息泣下者。

拜住端亮有祖風，初拜左丞相，近侍傳旨以姓名注選者六七百人，拜住奏閣之，除授依進格次第，奸吏束手。尤懲貪墨，按治不少貸。英宗嘗語左右：「汝輩慎之，苟罹國法，朕雖貰汝，拜住不汝恕也。」及進右丞相，英宗遂不置左相，使拜住獨任大政。拜住首薦張圭爲平章政事，又薦侍講學士趙居信、直學士吳澄，請不次用之。英宗以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，澄爲翰林學士。自延祐末，水旱相仍，民不卿生，拜住振立紀綱，仁舉廢墜，輕徭薄賦，以休息百姓，海內宴然稱爲良相云。

泰定初，中書奏拜住盡忠效節，殞於羣凶，乞賜褒崇，以光後世。詔贈清忠一德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遣封東平王，謚忠獻。至正初，改至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，進封鄆王，改謚文忠。

子：答剌麻碩理，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；因牙納失理，一名篤麟帖木兒，宗仁衛親軍都指揮使、大宗正府札魯忽赤、宣徽使、知樞密院事。史臣曰：「春秋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，谷梁子曰：督欲試而恐不立，於是先殺孔父，孔父閒也。是故鐵失欲弒英宗，而恐不立，則先殺拜住，拜住閒也。比事而觀之，如拜住之危身奉上，洵無傀於孔父者哉！」

这部作品在1931年1月1日以前出版，其作者1933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